

孤独

□孔祥秋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独。背影是很容易让人有孤独感的，因为那将是失去、是别离。看别人的背影，往往想到自己，忽然低下了头，就有泪流下来。

一丝忧伤，一点叹息，一缕想念，这就孤独了。女人倚了门，怀了旧；男人凭了酒，念了远。说来有些怪，我感觉女人的孤独往往是站着的，男人的孤独却是坐着的。比如望夫石的望，比如思想者的思。

女人的孤独渴望关注？男人的孤独希望隐藏？

我的孤独感似乎与生俱来，孩提时就在小草小木之间闲坐，对街头巷尾的嬉戏几乎充耳不闻。如今的我，又总是坐在偏僻的角落里，都市的繁华又似云烟不入心。

在故乡，有远方的孤独感；在远方，又生故乡的孤独感。实在说不上什么时候，心胸的中心处，忽然就生出一片沁凉的感觉，硬硬的，空空的，又慌慌的。

我常常所说的释然、宁静，原来只是一种孤独。我越来越喜欢读一些老书，似乎是想将孤独藏在泛黄的文字中。

深入历史的风雨中，读那些古人，却读到了真正的孤独。

原来，孤独不是颓废，是孤高，是风中的松，是激流里的礁，是寒夜里的星。那种孤独，尘烟不染。

这才是真正的孤独。

我觉得陈子昂的名字，很符合唐朝的气质。一个男子，笔走龙蛇，青衫长歌，果然是气宇轩昂。最初的他，就是以这个样子，踏着平仄的台阶，向诗歌的高峰进发，向长安进发。

有谁知，他写下了被世人公认的古往今来最孤独的诗。

长安，时为世界最大最繁华的都市，可谓人才济济。独闯皇城的陈子昂，需要一个机会，于是他以千万钱买得报价百万钱的古琴，并当众摔碎。在众人的唏嘘声里，他高声道：“千金虽贵，哪抵我妙文一篇？”于是，他将自己的文章一一分发。他以此举、以才华，果然得到了举荐，参加了科考。

时逢武则天当政，陈子昂登上朝堂，是昂扬的，他的谏言直谏，屡屡被宵小之臣诤病，于是被一贬再贬，成了一名随军参谋。既然失去了文可安邦的地位，也许正可以有武可定国的机遇。契丹之犯，一直也是陈子昂的家国之痛，他希望由此有所作为。然而，因为领兵征讨的主帅武攸宜太过无能，招致大军惨

败。兵凶将危之时，陈子昂良言劝谏，以期力挽狂澜，不曾想再次被降职。

他，走出军营，踽踽而行，在那个风云激荡的黄昏，登上了幽州台，成了霞光里的剪影。

幽州台，又称黄金台，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为招贤纳士而筑。陈子昂站在这里，遥望远方，感慨万千，他听到自己的苦胆破裂的声音，听到胆汁在五脏六腑里的漫流。他用这胆汁蘸了漫漫黄沙，写下了《登幽州台歌》。

诗骨陈子昂，文武都有骨，却又文武两茫茫，风霜满身，这是怎样的孤独？此时期，前有唐朝70载，后有唐朝200年，陈子昂真的生不逢时，果然是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。

他兀立在这高处的高处，这是真正的孤独。真正的孤独是站着的，是旗帜的猎猎声，是刀剑的萧萧风。

早春一梅的绽放，秋天一谷的透熟，这些季节的先行者，无不承受着孤独。比如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，比如画葵花的梵高……当被读懂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时光里站了太久太久。曾经以为以俯视看他们，事实上看到的不过只是他们的影子。他们，仰视才可见。

读一件又一件旧事，渐渐懂得，我自以为的孤独，只不过是情绪的泛滥，湿答答、软塌塌、灰扑扑。这只是对光明的躲闪，是对激流的畏惧，是对时代的潜逃。

这些所谓的孤独，虚而无物。“骨”者，常有孤。

孤独不是藏，那些远山远水里的隐士，不是孤独。孤独不是角落，不是蜷缩，不是自我。孤独有形，孤独有格。孤独是情感光芒的结晶，是心灵无帆的桅杆，是有质感的，是有内涵的。没有谁，可以轻言孤独。

其实，世间哪有什么孤独，不过是睿智者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，在那一刻一骑绝尘而已。



一孔之剑



掌心的风

□李玉蕾

山风带着青草的气息，我踩着碎影往前走，忽然被一阵纤弱的啾鸣拖住脚步——那是求救。草丛里忽隐忽现的原来是一团小小的慌张，灰扑扑的绒毛还没褪尽，它张了张翅膀，脚爪在草丛里乱蹬，眼里满是没见过世面的惊恐。想来是学飞时跌了下来，还没学会怎么把轻薄的翅膀变成可靠的帆，就被风抛在了半路。

指尖碰上去时，它抖得像片落叶。它那么轻，可叫声里偏有股执拗的劲，是急着要见到亲人吗？

捧着它走了很久，讨来一点馒头，捏成碎屑送到它嘴边，它忽然不叫了。小脑袋歪了歪，大约从没见过这样的食物，犹豫了一会，才仰头张开嘴吞下去，跟着就停不下来了，连我的指尖也被啄得痒痒的。

正看它吃得欢，手心忽然一热。低头时，它正偏着脑袋看我，一滴屎不偏不倚地落在掌心。我笑出声来，它倒像完成了什么仪式，抖了抖翅膀，往我掌心深处缩了缩。把它放回草丛时，风过草动，它小小的身子跟着晃，蹲下来看了很久，终究还是把它重新捧进手心。

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养活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听懂风的语言，把翅膀练得足够硬。或许某天清晨，它会突然像箭一般射向天空。那时风会悄悄告诉它：别急，等翅膀攒够了力气，整个天空都是你的。

晚霞
 刚采去花的艳

朝霞
 又捧出叶的红

一枚枚
 一丛丛

一片片
 或昂扬或沸腾或舒展

漫山遍野
 恣意无限

这层层叠叠的红

正悄悄
 把日子

厚重

红叶

□王振千

当秋风吹散最后一缕暑气，凝结在草叶间的露珠便有了名字——白露。这个自带清冽气质的节气，不仅是时序更迭的刻度，更是中国人感知天地、体悟生命的独特密码。

白露之美，首先在其名与文的缠绵。“白露”二字，念在口中便觉唇齿生香，恰如《诗经》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咏叹。为节气取此名者，定是懂诗的人，他把秋日最晶莹的瞬间定格成符号，让每一年的这个时刻都成为文人墨客抒发心绪的契机。从杜甫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乡愁，到现代人朋友圈里“在水一方”的怅然，白露始终是情感的容器，装得下思念，也盛得下寂寞，让人在与自然的对话中，找到内心的柔软与共鸣。

白露之妙，在于其南北景致的迥异。北方的白露是豪爽的丰收画卷，黄土地上的院落挂满金黄玉米，乡民们扭着秧歌、唱着小曲，把劳作的艰辛酿成欢庆的甜酒，用最质朴的方式迎接四季轮回的馈赠；南方的白露则是婉约的水墨长卷，秋雨绵绵里，撑油纸伞的身影踏过古老巷弄，旗袍下摆扫过带露的青石板，旧时风雅与现代诗意轻轻叠合。一北一南，一刚一柔，却同样诠释着白露与生活的深度交融——它不只是自然现象，更是地域文化与生活智慧的生动注脚。

白露之深，在于古人对生命与生态的哲思。古人以“鸿雁来、玄鸟归、群鸟养羞”三候勾勒白露，实则是对万物生存节律的精准洞察：候鸟南飞寻暖，群鸟储食越冬，每一种生命都在顺应时节，合奏着和谐的自然旋律。这恰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——我们并非食物链顶端的“优越者”，而是生态平衡的“参与者”。当白露时节谷物成熟，果实满枝，众生的欣喜最终酿成人类的丰收，这便是生态和谐最朴素的证明。也正因如此，白露提醒着我们：尊重每一种生命，守护天地间的平衡，才是人类千秋万世的福祉。

更难得的是，白露自带一种“成熟的清醒”。它不像初秋那般清浅，也不似深秋那般颓唐，而是在冷暖交替间，教会人们理性看待得失。这种“不疾不徐”的态度，恰是现代生活最需要的哲学——在时光流转中保持从容，在季节更迭里懂得沉淀，正如白露凝结的露珠，虽微小却晶莹，虽短暂却明亮。

忽然想起有人说“想和你过每一个节气，想和你虚度时光”，原来最寻常的幸福，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守着一院的露，等月亮升起来，看秋意一点点浓，看时光一点点慢。当露珠在晨光中闪烁，当鸿雁划破天际，便会懂得：白露不仅是一个节气，更是一段藏在时光褶皱里的生命诗行，它让我们在忙碌的日子里，重新找回与自然、与自我、与他人的温柔联结。

白露

□刘志伟